



01

被抱抱，
一定很舒服



这一生，我见过很多人，明知道是一场
爱断情伤，却不能自抑地飞蛾扑火。

每一桩事物都有价钱，可悲的是，这价
格永远随行就市，水涨船高。

这世上唯一的免费拥抱，大概就是来自
家人的吧。也许我给小年的拥抱，很不够，
我必须保存体力，陪她至少半生。

爱是最好的老师



有一天我正在吃饭，大姐忽然问我：“d, i, s, a, p, p, e, a, l 是什么意思？”

我一怔，问：“前言后语是什么？”

那是大姐的女儿——小满飞抵美国读书的第二周，我们与她有 12 个小时的时差，只能靠网络保持联系。因此，大姐经常在电脑前守到凌晨 1 点，就为了能趁小满吃过中饭后回到寝室的时候，和她短暂地聊几句。如果这样还是不行，她就靠翻阅小满网络个人空间来推断小满的状况。

此刻，大姐告诉我：“小满的 QQ 名称下面，写着‘眼镜’、三个惊叹号，然后，还有这个 D 什么什么的。我不认识呀，就用力记下来，等着现在问你。”

原来大姐背错了最后一个字母，难怪我拼不出来：“哦，是‘不见了’。她的眼镜不见了。”

大姐顿时急了：“这才几天呀，眼镜就丢了。怎么办？人生地不熟，她到哪里配……”这顿饭，我们吃了多久，她就叨叨了多久。

等我们回到家，电脑上小满的状态已经变成：“眼镜找到了！！！”她妈松了一口气，跑去开抽屉：“你的零食呢？我记得这里总是有的，我没吃饱。”

中午，我回到家，看到我妈——小满的姥姥正趴在桌前，全神贯注对着 iPad。我以为她在玩“连连看”，再定睛一看，她居然是在通过手写的方式与小满聊天。

我妈已经到了“提笔忘字”的年纪，写每一个字之前都要犹豫一会儿。只见她写写停停，似乎还打算长篇大论。

我替她着急：“提交，提交，先提交了再说。”

她说：“就这么几个字呀？”

我说：“你要碰错键就全消失了，那才是得不偿失。”

我妈从谏如流，后来每打完一个逗号，就会按一下提交，一直聊到小满说：“姥姥，我要去上课了。”她才到我房里，忧心忡忡道：“我说：‘小满，我是姥姥。’小满就打‘姥姥’，后边还有三个惊叹号。她是不是嫌我啰唆呀？”

我大吃一惊：“不可能。”

“那为什么要打这么多惊叹号？”

我很清楚，这是 90 后的表达方式：“我觉得主要是感动。姥姥都为她学用 iPad 了。”

她三番五次问我：“真不是嫌我啰唆？”

我向她反复保证：“绝对不可能，绝对的。”

我妈这才心满意足地走开，一路上还自言自语：“不是就好。”

我姐和我妈都读过大学，但是她们早已不太能跟得上现代生活的网络化步伐，此刻，俩人竟不约而同地主动学习网上交流。遇到难处，妈妈打字谜，姥姥做功课，为此甚至还抱出了字典。

有人说：“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”

我说：“不，爱才是。”

妈妈，就是用来擦眼泪的



夏天将近，路上走着的小朋友们，个个都露出光溜溜的小胖腿，可是腿上却是这里青一块，那里紫一块，这边伤痕累累，那边将将结痂。小朋友们顾自狂奔不已，我却禁不住暗自叹息：这，伤还没好，你们就忘了痛？

当然，我女儿小年，也不例外。快中午的时候，我们走在人行道上，我左手提着的大包里是她跳舞时穿的衣服和鞋、钢琴教材、水瓶，还有一些琐碎物件，右手提着装得满满的购物袋。我已经腾不出手去牵她，只能叮嘱：“小年，你小心。”

小年总是那样精力充沛，只要没生病，她就好像永远不会打蔫，眼耳舌身意，个个都有自由主张——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嘴里叽里呱啦说个不停，身子活蹦乱跳，脑子里还装着许多奇思妙想……大概仰望星空的人多半不注意看脚下的路，“吧唧”——小年摔倒了，这是个休止符。只见她沉默半拍，哭声骤起，不

一会儿，眼泪就哗啦啦流成了河，一边还不忘悲凄地哭喊：“我受到伤害了！要出血了！”即便此刻她娇嫩的皮肤并没有擦破半分。

孩子的哭声当前，新妈妈会大惊失色、手足无措，而已有五年当妈妈的经验的我，只轻轻地叹口气：到底是怎么摔的呢？路上并无石子；我早已摒弃老一辈的旧观念，给小年买的都是正合脚的鞋；蹒跚学步的时候摔倒，还可说是腿脚尚软，难于支撑全身的重量，现在她已经上蹿下跳，简直能大闹天宫了，腿脚总该长硬实了吧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句话，说小宝宝摔跤是因为被空气分子绊倒，事实面前，真是不信都不行。

我勉力把右肩上的大包挪到左肩，摊开手掌：“来，妈妈抱抱。”再没有第三只手替她轻抚伤口，我任她树懒一样挂在我胸前，自嘲道：“妈妈就是用来抱抱的。”

小年得到安慰，哭声戛然而止，她拿我的衣服胡乱地擦眼泪——全棉，吸汗也吸泪——向我一翻白眼：“妈妈就是用来擦眼泪的。”

啊，我也曾拿我的母亲“擦”过眼泪。

那一年我已不年轻，却还是幼稚得很，人家已经懒得对我说谎，我还死缠烂打地追问。那日我躲在房里，对方一句：“现在查证这些还有意义吗？”霎时间让这头抱着电话的我泣不成声。母亲推门进来，默默放下一盒纸巾，又关上门转身离去。

她什么也没问：有着过来人的智慧的她，还有什么不明白？

她什么也没说：深爱我的她知道，言语的安慰不仅空洞，而

且还是一种残酷的提醒——它让被安慰的一方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无能为力。

她只是给我一盒纸巾，让我用来擦眼泪。

多年后，我才懂得她的难过：她眼睁睁看我痛得死去活来，她恨不得这痛全移到她身上，那境况就好像现在的我也愿代小年受伤。然而母亲和我都明白：有些路，必须一个人走；有些事，必须亲身经历，才会懂。

读教育家程颐回忆母亲的文章里“汝若安徐，宁至踣乎？”一句时，我笑起来，因为类似的话，我也对小年说过：“你要是慢慢走、好好走，怎么会摔？”天下做母亲的都说过类似的话吧？而她们的孩子，却多半没有听进去。正所谓良言万千，不如膝头上的一道伤口。

我放下小年：这一生，她还有很多跤要摔。即使我铺平所有的道路，她还会被空气分子绊倒。“世间哪儿有百年厮守的人家，一步不跌的道路？”未曾经历世间的疼痛，就不会有人生的智慧啊。

摔倒了，哭一场就好，好在还有妈妈。妈妈，就是用来擦眼泪的。

被抱抱，一定很舒服



大姐的女儿出世那年，我还年轻，看着这个小肉球球，只觉得好玩，肉球球居然还会打哈欠、打喷嚏，小嘴粉红。我正爱不释手，肉球球哭将起来，只见她紧闭双眼，扯开嗓子哭号，那声音简直比电钻、电锯还刺耳，明明什么都没发生，她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真烦人，烦死个人。

肉球球一岁上下时的一个深夜，她突然的哭声把全家人从梦中惊起。给奶不要，给水摆手，直哭得人肝肠寸断。量体温正常，摸遍周身，都不见有痛点，她只管踢腿伸手，哭个不休，她爸她妈行将崩溃，只差和她一样痛哭流涕。我爸，也就是肉球球的外公只得把她接过去，抱在怀里。

一被拥在臂弯，她身子立刻向门的方向探，身体语言清晰可辨：出去玩。我们试着和肉球球做思想工作：白天再玩，现在是凌晨两点。可肉球球哪里管这些？只是固执地手指门口，哭得越

来越悲凄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外公只得抱着她在楼梯上上下下，拍着哄着，一层层的路灯应声而亮，又应声而熄。

那一晚，不知坑了多少邻居。

折腾了至少一小时，才声渐不闻哭渐消，可把外公累坏了吧？外公抱着肉球球，在客厅里踱着步，脸上带着温柔笑意，轻轻地说：“被抱抱，一定很舒服。”

肉球球伏在外公怀里，头抵在他肩上，用睡姿表示：同意。

我的女儿小年，比肉球球小十岁。谢天谢地，这样的夜间版大闹天宫，不曾上演。

这些年，家中人丁稀少，所以我们抱小年的时候不太多，并且老早就跟她说：“姥姥腰不好。”那时我妈已年届七十，经不起劳累。

她才两岁多的时候，我们带她出门，她就会说：“年年不走，妈妈抱；姥姥走，姥姥把车（婴儿车）。”我先是把她竖着抱，体力不支后，把她横过来，她说：“妈妈，我像是在天上睡觉。”于是我又试着把她夹在腋下。总之，就是变着法儿让身体各部分均匀受力。

她再大一些的时候，我们就千方百计给她灌输自力更生的理念：“年年，我们是大宝宝了，不要人抱。”有时候她坐在路边的石墩上哭闹：“累、脚疼，不不。”我勉为其难抱她起来。

她其实是个乖孩子，抱不了几步——往往是到最近的电线杆或者广告牌，就说：“放我下来，就到这里。”抱是很珍贵的事物，如同糖，她早知道不可多吃，于是只追求偶尔的一甜，片刻

被抱的愉悦。

昨天，她要求在电脑上看绘本故事，我为她设置好，就去了厨房，结果她跑到厨房门口喊我：“妈妈，来和我一起看。”我犹豫一下：算了，饭晚点儿吃也不会死。

我坐在电脑椅上，她立刻蹭上来，偎我腿上，在我与键盘之间的小小空当里存身。她乐滋滋地说：“我就喜欢挤在妈妈这里看。”

我忍不住，伸出手来环住她。恍惚间仿佛听见：“被抱抱，一定很舒服。”

这一生，我见过很多人，明知道是一场爱断情伤，却不能自抑地飞蛾扑火。

每一桩事物都有价钱，可悲的是，这价格永远随行就市，水涨船高。

这世上唯一的免费拥抱，大概就是来自家人吧。也许我给小年的拥抱，很不够。但我必须保存体力，来陪她至少半生。

我拥着小年，想起我爸当年抱着肉球球上楼下楼的样子。那年，他快六十。在小年出生四年之前，他去世了。

拥有自己的隐秘世界



她推我：“出去出去，妈妈出去。”小小的手，软软的，却很坚决。

我措手不及，僵在当地。

那是个晴冷的冬日，女儿小年在野地里疯玩许久，直冻得她脚疼，我带她去肯德基暖暖。才坐定，她说：“我要尿尿。”说着便进了卫生间，把跟在身后的我，往外推。

她真的可以吗？自己穿脱、蹲下、擦拭、冲水，彼时，她已近六岁，幼儿园上了三年多，在家里也都是自己如厕。我却还是放心不下，试图说服她：“妈妈就站你旁边。你自己上。”

她执拗地摇头，理由是：“我看姐姐、阿姨上厕所都关门的。”那逼仄的厕间，确实容不下两个人。

一扇门，就这样隔断了我与她。我听见她上插销的咔噔声。看不到的一瞬间，仿佛就是一种失去。不，我确实正在失去她。

这失去其实早已开始，夏天带她去过一次东米弟弟家，参观过人家的小小单人间，她当时一言不发，回家来就很有主见地说：“我也要一个人睡。东米比我还小，都一个人睡。”

我们忍着笑，问她：“那你要妈妈睡哪里呢？”

小毛头狠起心来六亲不认的，她说：“你睡姐姐房。”

我说：“你是小人，你睡大床大房；妈妈是大人，睡小床小房？”

她不与我们论理，只顾反反复复：“我要一个人睡。”那日天快亮的时候，我感觉有个小身子爬上床，猫也似的偎紧我。我立刻掀起被子搂住她，于是乎，一大一小，小床小房，名副其实的相依。

还有呢？她忽然拒绝我讲的大白猫故事：“我的好朋友说，这个故事好吓人。”“朋友”，还“好”，果然一言九鼎，远胜身边人。

带她买衣服，我们纷纷挑大红大绿，按中国娃娃的模式把她变成画中人，她一指：“我要那件。”淡淡的灰紫，蕴着一抹粉。她喜滋滋地穿着大摇大摆，营业员阿姨夸她：“小姑娘真有想法。”我心中有隐约的挫败，像远山的轻烟，淡得看不到，却久久不散……

她突然喊我，从门里：“妈妈，你有门那么高吗？”

门？我环顾左右，最后确定是指我面前的厕所隔间门，那门只比天花板低20厘米的样子：“年年，怎么了？”

“里面没有纸。妈妈，你把我书包里的给我递一下。”

“有纸的，你开门，妈妈告诉你。”

门咔嗒一开，我一边指点：“那个竖着的，墙上的大圆盘里就是纸。”一边想往里钻。她回头一看：“知道了。”对着我的脸就关上了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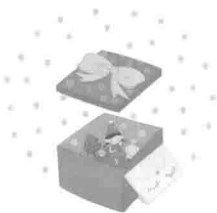
我收势不住，身体几乎贴在门上，如果有人目睹了这一幕，大概会觉得我像《猫与老鼠》里面那只总被打得扁扁的，贴到墙上的TOM吧。我讪讪地退下台阶，想：我也有过这种时候吧。

自己大小便、穿脱衣服、吃饭睡觉，以及把他与她——我的父亲与母亲，拒在心门之外？日记本东藏西藏；总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，却与亲密的朋友躲在花荫下有说不完的话……我渐渐地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，我的王座，容不下第二个人。

你呢？是不是也走过一样的路？努力构建起自己的隐秘世界。遇到困难需要外界帮助的时候，我们敞开门却还是拒绝心爱者入内。我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自得其乐，直到有一天，有一扇门对着我们关上。那是来自我们最爱的人的拒绝。

总有那么一天，我们要将最爱自己的人拒之门外；同样，也总有那么一天，我们被自己最爱的人拒之门外。对前者，我无限抱歉，且无能为力；对后者，我默默地退后一步。

白马寺的乌龟，龙门石窟的白鹭



带小年去洛阳之前，我还是下了不少功夫准备的，带她背过“散入春风满洛城”“洛阳亲友如相问”，又给她说了“洛阳纸贵”“乐不思蜀”的故事，关于白马寺、龙门石窟、牡丹花的来龙去脉，我更是细细查阅，并以成为一个专业导游的标准，要求自己将它们背诵得滚瓜烂熟。

结果才进白马寺，刚走到放生池，小年便欢呼起来：“乌龟。”只见满池都是手掌大的小乌龟，绿莹莹的，四肢轻巧地摆动着，浮浮沉沉，像些小荷叶。

小年立刻就不想走了，趴在栏杆上看，又想给它们喂东西吃。找了一圈，没找到卖龟食的，在我包里翻出一些山楂、薄荷糖，扔下去，它们先是漂了一会儿，就慢慢沉下去。小乌龟们颇有定力，全不为之所动。

真正的游览还没开始呢，哄着她往前走了几步，她又兴奋地

大叫：“石头上，好多乌龟。”小马宝莉一般狂奔过去。远远地，我只看到池心一座巨型假山，走近才看出来，上面挨挨挤挤爬满了乌龟，出水后是灰秃秃的，与岩石同色。

我哄着她，拽着她往里走，她一步三回头；我细述白马寺的历史，她零星听两三耳朵，只一心一意记着乌龟。大雄宝殿——好像每个庙里都有这个。藏经阁——这是和尚们的图书馆吧？万国佛殿区——不是在泰国看过真的吗？我们几时去看乌龟？再没有比一个不情愿的小朋友更糟糕的玩伴了，你说得舌灿莲花，她一盆一盆冷水泼上来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回到放生池边，她欢呼起来：“乌龟还在。”池边有石桌石椅，与池塘隔了一排柳树，我坐下来歇歇脚，喝口水。

傍晚是暑热渐消，凉意还未全面侵袭的时段，是心仍热如火而眼如灰的中年，正与我契合。偌大院落里，游人寥寥，有一种正应如此的宁静，看不到她的身影，但能听见她在不远处忽而在前、忽而在后的欢笑与叫声，忽然觉得好多事都可以让它烟消云散。

再喝一口水。

龙门石窟之行注定不能玩得尽兴。我时间掐算得很紧张，外加小年对石头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，连摸都不想摸，我强求，她就摸得一脸苦相：“热。”7月，石头晒得滚烫。

我给她讲魏晋唐宋，她突然问：“为什么有东汉西汉，没有

东宋西宋？”

从一个石窟到另一个，要到河的对岸去。经过石桥的时候，小年突然叫起来：“鸟。”手直直伸出去指着。

那河只有细细一线水流，有些地方露出河床，圆石头像一堆面包。郁郁葱葱的水草倒长得很高，一只白色的水鸟，亭亭立在水草间，耸肩驼背，长长的黑嘴像柄水果刀。顶头是大太阳，小年趴在石栏杆上远看，自己被烫得直龇牙，也顾不上，惊喜不已：“鸟站在草里，它的脚也是绿的。”水经过它修长的双脚，温柔地打个转儿，再流走。

我纠正她：“小年，它是白鹭。一行白鹭上青天，就是它。”

小年迅速接嘴：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就是这里吗？我们刚刚去的是西……西……”

我说：“西山石窟。”

如何带孩子参观人文景观，我始终没有理出一个明确的思路。那些在文字里千古传唱的美好，多半见面不如闻名，相见不如不见，我就住在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的城市，每次经过黄鹤楼，就忍不住地想：真丑。观岳阳楼，逛滕王阁，皆是如此。“姑苏城外寒山寺”，弹丸之地，寺庙如纤细的手臂，院落是明显小了一号的袖子，紧瘦得一动都不能动。

如果成年人都不过如此，那么，我能希望孩子理解到什么程度？只是一句“我来过了，我看到了”吗？

直到我看到小年从洛阳回来后写的游记：“白马寺里有很多